

我们互为彼此的影子

□贾平凹

中国的传统里，有“严父慈母”之说，所以在初为人父时可以对任何事情宽容放任，对儿子却一派严厉，少言语，多板脸，动辄吼叫挥拳。我的邻居名叫“张有余”，他的儿子就从不说出“鱼”来，要吃饭桌上的鱼，就只好说吃“蛤蟆”，于是小儿骂仗，只要说出对方父亲的名字，就算是恶毒的大骂了。可是每一个人的经验里，却都在记忆的深处，牢记着一次父亲严打的历史，耿耿于怀，到晚年说出来仍愤愤不平。我们总是发现父亲对儿子的评价不准，不是说儿子“呆”，就是说他“痴相”，以致儿子成就了事业或成了名人，他还是惊疑不信。

可以说，儿子与父亲的矛盾是从儿子一出世就有了，他首先使父亲的妻子爱心转移，再就是向你讨吃讨喝，以致意见相悖惹你生气，最后又亲手将父亲埋葬。古语讲，男当十二替父志，从儿子12岁起，父亲就慢慢衰退了，所以做父亲的从小严打儿子，这恐怕是冥冥之中的一种人之生命本源里的嫉妒意识。若以此推想，女人的伟大就在于从中调和父子之间的矛盾了。

只有在儿子做了父亲以后，他才有觉悟对自己的父亲好起来，可以与父亲在一条凳子上坐下，可以跷二郎腿，共同地衔一支烟吸。但是，做父亲的已经丧失了一个男人在家中的真正权势后，对儿子能促膝相谈的态度，却很有几分苦楚，儿子的恭敬即使出自真诚，父亲在本能的潜意识里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，于是他开始钟爱起孙子了。父亲钟爱孙子，便与孙子没有辈分，嬉闹无序，孙子可以嘲笑他的爱吃爆豆却没牙咬动的嘴，在厕所比试谁尿得远，自然是爷爷尿湿了鞋而被孙子拔一根胡子来惩罚了。这样的场面，往往使做儿子的感到了悲凉，在孙子不成熟地与爷爷戏谑时，就要打自己的儿子，但父亲却在这一时间里凶如老狼，开始无以复加地骂儿子，把积



聚于肚子里的所有不满全要骂出来，真骂个天昏地暗。

我说，作为男人的一生，是儿子也是父亲。前半生，儿子是父亲的影子；后半生，父亲是儿子的影子。前半生，儿子对父亲不满；后半生，父亲对儿子不满。记得有一个理论解释说，世上有些东西并不存在着什么优劣，而质量的秘密全在于次序排列，石墨和金

刚石构成的分子相同，而排列的次序不一，质量截然两样。所以我认为一代一代的人是上帝在一次次重新排列后，推到世界上来的，那么你曾经是我的父亲，我的儿子何尝又不是你，父亲和儿子原本是没有区别的。明白了这一点多好呀，现时为人父的你还能再压制你的儿子吗？现时为人儿的你还能再怨恨现时的父亲吗？不，不，还是这一世民主、和平、仁爱地活着为好！

家幽默

姜还是老的辣

今天给我妈发了一个一百元的红包，她问我为啥点不开？我说：“不可能吧？你再试试。”于是又发了一个一百元的，然后她把俩都收了。姜还是老的辣啊……

摘草莓

暗恋班上一位女生很久了，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对那位女生说：“明天有空吗？我们一起去摘草莓吧！”

结果她回答：“可是我不会爬树呀！”

我瞬间石化了……

画爸爸妈妈

去幼儿园接儿子，老师说你孩子很乖，让他在本子上画爸爸妈妈，可他说什么也不愿把你画上，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！回家后我问儿子为什么，他说：“你那么胖，本子上根本不够画。”

证明自己

当年我成绩很差，老师和同学都嘲笑我，说我肯定考不上大学，以后只能去搬砖。我不服气，暗暗下定决心，起早贪黑，努力学习，成绩突飞猛进，终于考上了大学。读了土木工程，毕业后跑去搬砖。我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：搬砖是命中注定的，和考不考得上大学没关系！

好委屈

儿子在家调皮捣蛋，被老婆打了，然后跑到我这里诉委屈，我说他：“你傻啊！你妈打你，你不知道跑啊？”儿子擦了擦眼泪对我说：“妈妈打你，你不是也不敢跑吗！”

我命由我，不由天

女朋友坐在沙发上抛硬币，一边抛一边自言自语：“如果抛三次都是反面，我就减肥！”

第一次是反面。她还算淡定：“没事，还有机会。”

第二次又是反面。她仍然心存侥幸：“命运不会就这样抛弃我的。”

第三次还是反面，她终于坚定地一拍桌子，怒道：“我命由我，不由天！”

爱的真相

听到个老外在地铁上边打电话边哭得稀里哗啦：“你根本就不爱我！你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学英语！”

数字对话

阿拉伯数字0在逛街，迎面遇到也在逛街的阿拉伯数字8，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数字0忍不住哼了一声说：“胖就胖嘛，干吗把腰带系那么紧！”（广日）

小说连载

曾少年

(3)

■文/九夜茴

李阿姨要我给她做儿媳，我是认真愿意的

小船哥总是干干净净的，眉眼漂亮，连笑容都清透。他的衬衫总飘着一股好闻的香皂味，整齐利落。他不会一个袜筒高，一个袜筒低，也不会把白球鞋穿成灰球鞋。

我们院子里的人都说他叔叔家会生养，有个这么精神、听话、懂事的孩子。的确，我不记得小船哥和谁吵闹过，他不会和别的男孩子一样去做无聊的恶作剧，也不像辛原哥那样默然笼着一层阴郁。他是恬静舒朗的男孩，天生就有光芒。

何叔叔和李阿姨都是工人，两口子没念过什么书，可是小船哥不知随了谁，从小就喜欢读书。小船哥看过很多小人书，他的零花钱从来不买粘牙糖这样的零食，也不买泡泡胶什么的玩具，都用去租书了。五分钱一本书，他常常租十本回家慢慢看。

我就溜去他家缠着他给我讲故事，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《聊斋》，他都能讲得绘声绘色。我尤其喜欢听《西游记》，每当小船哥一开头念起：“话说唐僧师徒四人……”，我就眉开眼笑起来。

还有《红楼梦》我也喜欢，知道做小姐要比丫鬟好，小船哥一副红楼梦的扑克牌，他递给我黛玉和宝钗的，我就收下，递给我傻大姐的，我就扔在地上。我们常表演这个节目，逗得院子里的大人们咯咯地笑。他们都知道我爱黏着小船

哥，有时候我妈故意逗我，说不要我了，我就抱起我的布娃娃，一溜烟跑到小船哥那屋去，他们就笑得更厉害了。小船哥的妈妈李阿姨对我也格外好，每次我去，准给我拿好吃的。她是南方人，会做一种面糖，像小兔子的形状，里面是糯米面，外面裹一层砂糖，眼睛点上山楂红丝，我一口气能吃三个。李阿姨也开过玩笑，说要我给她做儿媳，可他们都不当真，唯独我是认真愿意的。

我们家对门的院子住着一个原先国民党的高官，我管他叫将军爷爷，他在秦城监狱里坐了十几年的牢，后来接受了统战工作，被放了出来。他一生没有婚娶，小院里只有他一个人住，养了满院子的花草草。将军爷爷打仗时落下了病，腿脚不利索，小船哥总去帮他浇花，我便也跟着去。

院里有一个大水缸，里面灌满了浇花用的凉水，我趴在缸边，把胳膊浸在水里，特别凉快。可将军爷爷和小船哥都不让我这样，怕我掉进去。为此，小船哥还给我讲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，那可比在小学课本上学到的要早多了。

院子里有葡萄架、无花果，也有美人蕉、君子兰。而站在花丛中，笑着呼唤我名字的何叔叔，就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抹光亮。

下期关注：秦川是我们院子里的异类

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13)

■文/潘运明

老洋人的队伍回来了

夜幕扯起，天色微明，张庆率领哗变出来的五百多名步兵出现在扶沟城外。不明真相的队伍压境，凌乱的枪声不停，使城内官民土绅人心惶惶，无以自保。县知事赵佩鹤在县署自己的书房里踱来踱去，一筹莫展，心如油煎。因县城没有官军驻扎，只有五十余人的巡缉队担任守防任务，如遇变故，难以抵御。

正在赵佩鹤六神无主之时，忽闻巡缉队王队长前来求见。

善于察言观色的王队长见赵知事满面愁容，在屋里乱转，就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赵知事，眼看变兵就要攻城，大军压境，咱们该如何退敌？”

“王队长，区区几十人的巡缉队，哪是变兵的对手，如若抗拒，不啻以卵击石，玉石俱焚，不知王队长有何退敌良策？”

“鉴于时局混乱，我想咱们还是顺应潮流，响应起事，只要以诚恳的态度欢迎他们进城，或许可以减少伤亡，保住城池不被毁灭。”

“既然王队长这么有信心，那就按你的思路去办好了，但要记住一句话，千万不能给民众带来无谓的伤亡。”

“那我就先派人出城与老洋人联系，待商量好后再开城门。”

王队长从县署出来，急匆匆赶到巡缉队，派能说会道的队员到城外与张庆联络开城之事。

张庆、徐铁头等正在组织各杆各队开始攻城，忽听城门上大声喊道：“队伍可是老洋人的队伍吗？先不要开枪，我们王队长有话要说。”

接着，城上吊下来两名巡缉队员，来到张庆面前，两名队员告知了王队长请队伍入城的意图后，张庆哈哈大笑道：“既然王队长和赵知事深明大义，我们也要约法三章，人马进城后，严守纪律，不烧、不杀、不抢、不淫，让城内绅民备些粮草，我等在城内驻扎一夜，补充些给养便回豫西。”

两名巡缉队员将此话传回来后，赵知事迅速

组织绅民在城门口设下一桌桌酒席，摆上黄金白银，大张旗鼓地迎接队伍入城。

吊桥放下，城门大开后，个头高大，肩宽背厚，头发金黄，面色雪白，鼻梁高挺，眼窝深陷的“雪里迷”张庆，身着军服，背插钢刀，腰间斜挎双枪，红色枪穗飘荡晃眼，神威凛凛地在前面跨马慢行，一边走一边双手抱拳，目光沉稳，与绅民们打着招呼：“打扰了！打扰了！”

“张连长，民众们备有薄酒，请务必赏脸。”面色赤红、耳朵垂肩的绅士们掬一脸笑容，高高举起手里的酒碗。

张庆弯下腰接过酒碗，咕咕咚咚灌进肚里，一抹嘴仰天大笑道：“好酒、好酒！想不到扶沟的人好，酒也好啊！”

“张连长，我等在此迎接，略备银两，请弟兄们笑纳。”

张庆挥了挥手道：“今天我等冒犯贵地，多有打扰，实属不该，扶沟城并不富裕，银两嘛，就免了吧！我们虽然是哗变的兵卒，但决不会给绅民增加麻烦，请父老乡亲们放心，我们今晚在此驻扎歇息一夜，明天就要赶回豫西，决不过多打扰。”

人马在城中停留一夜，一批批绅民前来慰问犒劳，粮饷得以补充。次日清晨，张庆率队离开扶沟，经西华、许昌、襄城等地，顺利返回宝丰，所有人马全部驻扎在魔家营、杨旗营一带的村寨里，休整待命。

“张庆回来了！老洋人回来了！”附近隐匿起来的杆众及百姓奔走相告，魔家营这个边远小寨一夜之间增加数百人，热闹非凡，入杆的，送粮的，送款的……随着各色人等的接踵而至，酒店、杂货店、小吃铺、染坊、药铺等生意也红火起来，这里一时成为豫西武林好汉相互结交的“梁山泊”，成为多少青壮年人心仪向往的场所。

下期关注：不当总驾杆